

山湖奇情传

——云龙山与云龙湖的传说(连载之五)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第八章 柳湖重逢

此后,在王母与沐辰的暗中相助之下,沐月与碧波得以重回柳湖隐居。

沐月的龙身断为九节,又不敢动用灵力,只能终日躺在石床之上。碧波日夜相伴,为他擦拭伤口,陪他说话。

这一夜,沐月望着洞外的月光,忽然握住碧波的手:“碧波,这些日子,辛苦你了。”碧波摇摇头:“能陪着你,便不辛苦。”

“有你的陪伴,黑夜也如白昼一般。”沐月看着她,眼中满是柔情,“有你在,这‘涟漪府’便是我的龙宫。”

碧波眼眶微红,俯身在他额上轻轻一吻。

远处,一道身影隐在暗处,望着洞中的光亮。那是偷偷下界的清玄。他看着两人相依的身影,看着那温暖的珠光,心中如刀绞一般。

他害怕违反天规受罚,可又忍不住来看。看了之后,心更痛。

“我为了你……”他喃喃道,“你是碧波万顷,我是清玄一梦,梦该醒了。”他转身离去,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第九章 天河畔的煎熬

天河浩瀚,清玄日复一日看守。他看着下方人间,想象着柳湖深处的恩爱,心中的嫉恨与日俱增。

“他们凭什么?”他问自己,“我为

了她损耗灵力,落得蛟身;他触犯天规,却能和她厮守。凭什么?”

他想喝酒,可蛟龙没资格饮酒,只有真龙才可以。他只能忍着,心中烈焰逐日递增。

终于,在一个清冷之夜,他再也按捺不住,偷了美酒。他疯狂痛饮,喝了一坛又一坛。酒入愁肠,化作更深的痴狂。

“碧波……碧波……”他恨道,“你竟全然不念我们两千年的情分,你要嫁入龙族,我偏偏不让。我要毁了沐月,我要让他灵力尽失,魂飞魄散!”

清玄再次擅离职守,显出真身,直扑彭城。

第十章 彭城之祸

狂风呼啸,暴雨倾盆。彭城房屋倒塌,农田被淹,死伤百姓千余人。

清玄躲在云层中,等着沐月的到来。他知道,以沐月的性子,绝不会坐视不理。

果然,第三日,两道身影自远方飞来——碧波扶着沐月伤重之躯,飞临彭城上空。

沐月向云层中的三首蛟龙,沉声道:“清玄,你我恩怨,何必牵连无辜?”

清玄狂笑:“无辜?我何尝不无辜?我陪了她两千年,却敌不过你的一次回眸。”说完,转向碧波怒吼:“我本纯良,因你成魔!”

他三张大口同时张开,喷出烈焰、冰雹、毒水。

沐月推开碧波,迎上前去。此刻他已顾不得不许动用灵力的天命,为了天下苍生,他别无选择。碧波拔剑相助,三人战在一处。

一龙、一蛟、一鱼,从清晨打到黄昏,从黄昏打到深夜。沐月身上伤痕累累,九节断骨处痛入骨髓,却咬牙坚守,全无退意。

第三日黄昏,沐月瞅准时机,拼尽最后一丝力气,将匕首向清玄头颅划去。清玄躲闪不及,一颗头颅被割断。碧波趁机一剑刺穿清玄心脏。

清玄惨叫一声,从云端坠落。临死前,他望着碧波,眼中竟流下一滴泪:“原来,在偏爱面前,深情专一竟一文不值。”

沐月看着清玄伏诛,心中一松,浑身灵力消散。他从云端坠落,摔在彭城大地,化作一条九节山脉(原名九节山,今江苏徐州云龙山。)

碧波伏在山顶,悲伤地放声痛哭,三天三夜。

第四日清晨,碧波站起身来,轻轻抚摸山石,喃喃道:“你等我,我来了。”

她身着碧色长裙,立在云端。最后看了一眼九节山脉,缓缓闭上双眼,散去周身灵力,化作一颗碧色圆球向山峰西侧坠落。

碧色圆球在地面砸出百丈深坑,又直入地下千余米方才止住。深坑因碧色圆球的灵力顷刻间蓄满了一湖碧水。(原名碧波湖,今江苏徐州云龙湖。)

碧波灵力尽散,尚余一缕残魂。她循着一缕微光,在九节山脉的地底深处,找到了沐月的残魂。

两道残魂遥遥相认,缓缓相拥,最终融合归一,化作一团温润祥和之光,在地底幽暗中静静绽放,永不分离。

尾声

沐月化作九节山脉,碧波融为一湖碧水。山环水绕,相依相守,永不分离。不知过了多少年。

有渔人夜泊湖心,瞧见对面山中隐现龙珠之光。他揉眼再看,却只见山影昏暗,别无他物。

有樵夫登山砍柴,忽闻湖面轻歌渺渺,似有女子浅唱。待他凝神再听,歌声却已隐去,唯余松风穿林。

青峰含翠,是九节龙不肯闭合的眼眸,日夜凝视那一湖碧水;湖水万顷,是碧波仙子不曾干涸的清泪,岁岁守望那座青山。

山本无言,水亦无语。

唯有世间,从此多了一处风景,一段传奇。

(故事情节纯属虚构,完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妈,我想你了!

熊燕

我第一次出远门是上大学。母亲不放心,和父亲一起送我到校,帮我铺床、添置日用品,传授与人相处的“秘诀”后,还给我的室友送了礼物,拜托她们照顾我,才一步三回头地返程。

我以为,这一别至少要一个学期。那时交通不便,从家到学校300多里路,要转好几趟车。

那天是周末,我从图书馆出来已是暮色时分,远远看到宿舍楼下站着两个身影。走近一看,正是父母,两人肩上各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。

“爸、妈,你们怎么来了?”我吃了一惊。“你妈见你一直没给家里写信,不放心,我们就过来看看。”父亲托了托背后的包。“我好着呢,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。”我赶紧带父母回宿舍。“你从小就喜欢看书,这是掉到书海里了。”母亲欣慰地说。

“我就说没事吧,你还天天晚上坐在地房间里急得哭。”父亲取笑母亲。“这是我给你织的毛衣,天要凉了,你试试看,喜欢不?”母亲从背包里拿出一件新织的粉色毛衣。“啥时候织的?好漂亮!”我穿上后高兴得直转圈。

见我喜欢,母亲很开心,不停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,吃的、穿的,瞬间堆满一桌。最后,母亲拿出几个小袋子,

那是送给我室友的小礼物。

从那以后,不管多忙,每周我都会给父母亲写一封信。家里装了电话后,母亲第一时间给我买了传呼机。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手机刚上市,很少有人买,可我却拥有一部。母亲说,这样我到哪里她都能找到我了,安心。

自从有了手机,我和母亲几乎每天都通电话。有一次我出差,手机没电关机了,母亲急得四处打我同事、朋友们的电话。那时我才知道,母亲将我身边每个人的电话都记在了心里。

当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的时候,我想起了之前听到的一个传闻:一个长途司机的母亲因为儿子跑长途,终日坐立不安,夜不能寐,后来受不了那种煎熬,竟然自杀了。那一刻,我知道了那不是传闻,母爱就是这样,爱到极致,爱到发疯,爱到心碎。

为了安抚母亲,我向母亲许诺,永远不关机。我做到了,往后的日子,我再也没关过机。可是,三年前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了。

尽管母亲的那个手机号码,我一直在交费,一直开着机。一次次将母亲的号码拨出去,一次次听着响铃直到挂断。好想母亲能接通电话,好想在电话中告诉母亲:妈妈,我好想你!

樱语

华玉琳

三月末的一个午后,我独自走进彭祖园。

不是为打卡,也不是为拍照——虽然手机镜头早已对准了那片樱花林。我来,是为听风。风不语,却把花瓣从枝头轻轻揭下,像一页页被岁月翻动的旧笺,无声坠入青石小径,落在游人的肩头,也落进我摊开的诗稿里。

彭祖园福山北的樱花,是喧闹的。国风灯笼悬在东西路口,粉白的花影在红绸间游移,年轻人穿汉服倚墙而立,笑语如铃。

我见过一个女孩,举着自拍杆,身后是琉璃瓦檐与垂枝樱的交叠,她对着镜头开心地大喊:“快看!我在云里!”——可我知道,那不是云,是花。是千树万树的樱,被春风揉碎了,才有了这漫天的温柔雪。

而彭祖园东北的樱,是静的。它不争不抢,只在晨光初透时,把光筛成金线,一缕缕穿过花隙,洒在彭祖祠前的石阶上。

我常坐在观樱亭的木凳上,看一位老者,提着保温杯,缓缓走过樱花大道。他不拍照,不驻足,只是低头,任花瓣落在他灰布鞋尖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园内退休的园艺师,30年前

亲手栽下第一株樱。他说:“花开花落,是命;人来人往,是缘。”他走后,我在他常坐的长椅下,发现一张泛黄的纸条,上面用铅笔写着:“愿此花,代我守此园。”

我见过一对情侣,在人工湖畔的栈道上,把写满心愿的樱花笺系在垂枝上。风一吹,纸片轻颤,像心跳。一个孩子追着落花跑,母亲在后头喊:“别踩着了,那是春天的脚印。”我蹲下身,拾起一片完整的花瓣,夹进随身的笔记本——不是为了收藏,是为证明:我来过,我看见了,我曾与这短暂的盛放,同呼吸过。

东大门的夜市亮起灯时,我总爱折返彭祖园。灯火渐熄,人潮退去,园子才真正醒来。月光如水,花影如墨,连风都放轻了脚步。我站在那面无名的文化墙前——没有碑文,没有题刻,只有一行被雨水冲淡的粉笔字:“春不等人,花不欺心。”

我掏出笔,在纸页上快速写下:我不是诗人,但我愿做那支笔,在风过处、在石边,在你转身的刹那,把这满城的樱,一笔一划,刻进时间的年轮。

风又起,几瓣樱落在我肩头,像一句未说完的诗。